元好問集/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三 ◄

元好問集
卷二十四

► 卷二十五

卷二十四

碑碣

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

元光癸未，予過郾城，見麻徵君知幾，問所與周旋者，知幾以鎮人常仲明、中山趙君玉對。及仲明來館客，因得接杯酒之歡，然未款也。北渡後來鎮陽，仲明在焉。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，仲明言：「辛卯秋，邊報已急，以內鄉深固，可以避兵，且有吾子在，吾三人議南下，知幾卜之，不吉，乃止不行。及被兵，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。」予初謂知幾少許可，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，固已慕向之。及知幾將遷內鄉，托於予者為甚厚。仲明之先世，又出於代雁門，用是交遂款，如是六、七年。歲辛亥九月晦，自太原東來，過仲明之門，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。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，涕泗以墓銘為請，予復之曰：「此吾之志也，奚以請為？」乃作銘，並論次之。

君諱用晦，姓常氏，仲明其字也。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，不知其幾昭穆矣。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。常氏世豪於財，以孝弟力田見稱。宋初，世有諱素者，娶皇甫氏，生子慶。慶娶康氏，生子己。己娶檀氏，生子五人：長曰俊，次曰善。俊材幹宏博，殖產益豐，取予之際，己薄而厚於人。家近雲朔塞，群從率以武藝相尚，有「捉虎常氏」之目。娶王氏，生四子，二子起家。善以膽男推擇為鄉

兵指揮使。俊之長子曰宗亮，慷慨多氣節，中武舉，官修武郎、鄜延路第四將，仕至知文水縣事。宗彥以騎射應募，官保義郎、河東路第四部將。文水，即君之曾祖也。金朝初，避漢陽質子之後，族屬散居，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，有留居東門盧利者，有析居柏仁坊鹿者。文水居遷河朔，寓居平山，遂占籍焉。生九子，其一為比丘，餘八子娶兩族，先後無閑言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三劉五李，和義無比，」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。

君之祖諱大安，初東來時，道卒於黎城。父諱振，孝悌忠信，不學而能，好交結文士，自以不習儒業為愧，一意課二子學。君之弟鼎，字仲華，甫成童，能屬文，鄉長者以偉器期之。未冠而卒。故君強學自立，以成父志，自少日有聲場屋間。遊梁之後，交文士益眾，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。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，為說累數十萬言，求知幾為之潤文，君頗能探微旨。親識間有謁醫者，助為發藥，多所全濟，病家賴焉。資稟淳質，言行有法，遭值亂離，知時命不偶，安貧守分，不為風俗所移。旅食僅足，而繼困之義無廢；年德俱茂，而卑牧之心愈篤。評者謂：「先世之義俠，閨門之姻睦，傳至於君，故家遺俗有自來矣。」

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，文行兼備，任師賓之位，辟本路府學教授。在職數年，士論歸之。不幸遭疾，臨終二三日，執筆紀先世事跡，垂示來裔。飲酒談笑，與家人訣，怡然而逝，春秋七十有四，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。

夫人劉氏，前君二十七年卒。繼室李氏。子德，彰德府宣課使。男孫小字舉孫，尚幼。德以某年月，舉君之柩祔於滹河西岸班家裏之先塋，禮也。銘亡。

善人白公墓表

歲辛亥冬十有二月，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，請於某曰：「先大夫棄諸孤之養，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，禮部閑閑趙公為之書，並以『善人白公墓表』篆其額，某時階止六秩，未及贈官之制，故王君弗克載。遭離板蕩，閑閑手筆亦復失之。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，躬不受祉，子男之爵，僅見於告弟之書，而使之旌紀寂寥，隨世磨滅，孤奉義方之訓，不肖孤死不瞑矣。敢以通家之舊，屬筆於吾子，幸為論次之。」

謹按公諱某，字全道，姓白氏。其家於河曲者，不知其幾昭穆矣。曾大父諱重信，大父諱玉，父諱仲溫，皆潛德弗耀。公生十二歲而孤，妣李氏，弱無所依。舅氏僧法澄為經紀其家，拊育訓導，恩義備至。及長，乃能自樹立，營度生理，日就豐厚。其後澄歿，

公不忘外氏之故，喪祭之禮有加。又為建貳塋於白氏丘壟之側，一以祔外祖氏，一以葬澄。初，僧舅既奉浮圖，潛其家世不傳，為李氏置後，意甚專，初不以異姓為嫌。已而事不果行，公承舅氏之意，挈此子養於家，以昆弟待之。大定初通檢，因附屬籍。舅已亡，又歷三推之久，弟為妄人所教，遽求異財，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，人謂：「同胞而至別籍，往往起訟，白公乃無絲毫顧籍意，是難能也。」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，尤相歎異，云：「古人以陰德見稱，如白全道，非但陰德，乃顯德也。」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：「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，以義教子耶？」其為名流所重如此。

崇慶壬申，避地太谷，不幸遘疾，春秋六十有九，終於寓舍，實八月十九日也。越七日，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裏西原之先塋，禮也。

初娶王氏，再娶李氏，皆前公卒。子男五人：長曰彥升，留心典籍，而不就舉選。次曰賁，廣覽強記，尤精於《左氏》，至於禪學道書、岐黃之說，無不精詣。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，歷懷寧主簿、岐山令，遠業未究，而成殂謝，士論惜之。次曰華，貞祐三年進士，歷省掾，入翰林，仕至樞密院判官、右司郎中。次曰僧寶塋，以詩筆見推文士間，有集行於世。次曰麟，蚤卒。女四人：長適州吏目楊桂，次適大族張訪，次適進士賈鐸，次未嫁而卒。彥升、女楊、女張，王出也。男孫五人：曰嗣隆，以蔭監滎澤酒。曰忱，曰恒，皆習進士。曰常山，曰中山，皆尚幼。女孫二人，皆適士族。曾孫三人：中和、泰和、安和。女一人，尚幼。

公資稟聰悟，而謹厚自持，略通經史，精究曆算，中年耽嗜佛書，皆所成誦。為人敦信義，樂施予，一言所諾，千金不易，家人化之，皆以賢行稱焉。正大中，累贈中大夫、輕車都尉、南陽郡伯，兩夫人南陽郡太君。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，雖有學校，而肄業者無幾，宣和末，僅有上舍宋生。歷大定、明昌官學之盛，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，取美仕，邦人築亭，以「榮鄉」名之。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，辭與事稱，相為不朽。故公雖躬不受祉，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，其利豈有既耶？銘曰：

齒以德尊，師以道存，習俗以教遷。惟仁人君子之所居，若時雨然。羽山之顏，疵厲為蠲。愧心發之彥方，學業復於譙玄。禮所以祠鄉長者，而傳書先賢。在昔兵屯，河曲雄邊，爰及公家，乃誦乃弦。身為義方，奉之周旋。兩息踾踾，起為儒先。岌彼滎台，大伏在泉，振而鼓之，有光屬天。仲也銅章，惠浹岐岍。叔也奉璋，入侍禁垣。藹兮芝蘭之庭，炯兮珠玉之淵。州里趨風，媚學躚躚。至於餘波所及，且孝弟而力田。古有之，

種德欲深，望歲百年，有相之道，理無空捐。祿匪我榮，殆以為黨塾亡窮之傳。樂石有銘，表公之阡。異時配縣社之食，尚有考焉。

南峰先生墓表

先生諱豫，字彥先，姓呂氏，懷州脩武人。祖道，父琰，皆力田為業。先生自成童知讀書，既冠，遊學東州，以《易》為專門。經明行修，高出倫輩，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。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、濟陽王善長、安陽苗景藩、館陶段彥昌、冠氏孫希賢、田子發，從之學者甚眾，故家近太行五峰山，因以為號，示不忘本也。有《易說》若干卷傳於時。

宗室復興鎮大名，聞先生之名，延致門下，以師禮禮之。初娶館陶汲氏，繼室清平丁氏。先生往來兩縣之間，為人廉介沈默，為里人所尊。貞祐之兵，謂所親言：「吾年八十有四，天數當盡癸酉，唯有坐待歸盡而已。」是冬，在所殘破，吾民老幼相與逃亡，先生喟然歎曰：「癸酉之期至矣。明日有乘白馬、衣皂衣、挾弓矢、馳逐於社原桑林之下者，吾死此人手矣。」詰旦，果有邏騎到，物色悉如所言，先生欣然就戮，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。兵退，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。

壬子之冬，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，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，以墓表見屬，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，乃為之銘。天民嘗任冠氏主簿。孫二人：長曰長慶，次曰公孫。其銘曰：

被髮銜刀，禍孰與遷？彈琴視景，命何可延？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白首，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。老聃玄虛，莊周氏之自然，死以為真，兀以為全。寧薪火之可續，直土梗之自捐。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，熊掌定從違之先，有岩牆之疾趨，有白刃之徑前。唯其知命而安於命，此深於《易》者之所以賢。

臨海弋公阡表

公諱潤，字天澤，姓弋氏，系出臨海。占籍汝州之梁縣者，不知其幾昭穆矣。大父整，生二子：長曰洪，次曰海。洪娶張氏，二子：曰祐，曰福。海娶酒氏，公其所生子也。弋氏自先世不異財，公早孤，能自樹立如成人，事從兄祐殊恭遜。祐嘗以事客內卿者二十年，比還，公殖產倍於舊。祐歸，求分居，公謂祐言：「家所有，皆父兄所積，潤但

謹守，謹無損耗耳。兄幸歸，請悉主之，潤得供指使足矣。」祐悔悟曰：「吾弟忠敬如此，我乃為讒口所間，慚恨無所及，尚欲言分異耶？」乃更相友愛。官以公家貲雄一鄉，且膽勇過人，選之督捕盜賊。所至以恕心為質，盜亦不敢犯，由是名聲籍甚，縣豪傑多畏服之。鄉之惡少以犯法為常，每以理訓諭之，遂有向善者。貞祐丙子，潼關破，汝洛被兵，居民保險，多以私怨相劫殺，官不能制，公杖策往來山間，為之開諭，辭情懇到，鬥者感悅，各平分而退，多所全活。

公出大家，舉措不碌碌，振贍貧乏，婚嫁孤幼，有古豪士之風。手力絕人，而資稟謙退，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。喜為人解怨嫌，鄉鄰訴訟，往往不於官而於公，長吏亦時以委之，嘗曰：「縣外有弋某，橫逆無從生矣。」其為人所倚信如此。中年喜儒學，折節下士，以實豐多文士，結夏課者多，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。士子不能自給者，為之經理日事，使得卒業。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，日誦萬言，公得之童丱中，妻以甥，且招致其家，遂登進士第。及將蒞官，復殷重教督，翥卒為良民吏，河陽人至畫像事之。

壬辰，河南破，公挈家避於西山。山柵破，公家亦被驅逐。一卒見公稠人中，請於主帥云：「此吾鄉善士，其縱遣之。」師遣公舉家去。是夜，所俘悉坑之，里社為空，公家獨全。親舊歎曰：「為善之報，見之今日矣。」明年春，鄉郡遊騎遍滿，公自度不能受辱，乃自投水中，得年若干，實某年月日也。

娶田氏。子男三人：長彀英，師事程內翰天益，未冠為鄉府所薦，再赴簾試，文學行義高出時輩，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。次世英，亦業進士，信厚如其兄。次庭英，七歲應童子舉，年十八，義俠有父風。州被圍，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，與千騎遇，且行且鬥，從旦至暮，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，騎兵解去，遠近莫不歎伏。北渡後，歿於某所。女一人，適張氏，仁讓有「女士」之目。孫二人：惟敬、惟友，皆習儒業。

彀英等以某年月日，奉公衣冠葬於同德裏西南原之先塋。彀英，予交遊中最可保任者，以墓表為請，義不可辭，乃為論次之，而繫以銘。其辭曰：

汝水兮洋洋，山木兮蒼蒼。有墓其旁，是惟弋公衣冠之藏。子孫豆籩，歲時蒸嘗。魂兮來歸，安此故鄉。於嗟公兮，百夫之防！惟其勇而進於學，所以為自勝之強。沈潛可以屈獷頑，直諒可以扶善良。禁訶癉剛，莫我敢當。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，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。孰侯伯之不如，僅斗食之見償。惟祿不計庸兮，知賦分之靡常。頹波天來，一柱獨障。彼囚虜之自甘，此慨然而國殤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寧以假息而為長。使奪志而

皆可，在立懦其何望。自古皆有死，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。銘其表之，尚以發幽潛之光。

薖然子墓碣銘

泰和以來，天下以能書稱者，禮部閑閑趙公，學者多效之，而但得其形似而已。南渡後，始有薖然子已。薖然子筆勢飛動，得公不傳之妙，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，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。宗室胙國公，文采風流，照映一時，而薖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，與之商略法書名畫，筆虛筆實之論，獨得於任南麓、王黃華之後，君若真贋，則望而知之，胙公亦以真賞稱焉。

予官京師，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。亂後，予客冠氏，薖然子亦來東州，每見之，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。大概薖然子少日出閭里間，其曉音律、善談笑，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。及長，厭於遊蕩，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，久而學書、學畫、學詩、學論文，立志既堅，力到便能有所得。為人強記默識，不遺微隱，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，往往成誦如目前。考論文藝，解析脈絡，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。畫入能品，詩學江西派，至於《黃石廟》等作，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。東京大內隆德、太一故宮，樓觀台沼，門戶道路，華木水石，悉能歷數之，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。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，與其家行輩群從、孫息姻婭，排比前後，雖生長鄰裏者不加詳也。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，僧言：「《五派傳授圖》大不易作。」薖然子笑曰：「易與耳。」因索筆作圖坐中，他日以舊本證之，不毫末差也。

予居東州久，將還太原，行有日，薖然子聞之，誦予詩文，恨相見之晚，而相從之不得久也，為之泣數行下。丁酉冬，復來東州，而薖然子下世以數月矣。其婿商挺孟卿為予言，予已北歸，薖然子為之飲食不美者數日，家人輩問言：「元子得歸，在渠為可喜事，而公為之捐眠食何也？」薖然子曰：「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！」他日孟卿示予薖然子故書，凡予所談，往往記之紙墨間，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，因竊為慨歎。薖然子平生交不苟合，人與之言，一不相入，挾杖徑去不返顧，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。予愚謬不足比數，何以得薖然子如此哉？天下愛予者三人：李汾長源、辛願敬之、李獻甫欽用。是三人者，皆有天下重名。然長源瘦死西山獄中；敬之則被掠而北，為非類所困折，死於山陽；欽用從死淮西，時年未四十也。予常以三人者之後，當無有收眾人之所棄，曲相獎借如渠輩者，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薖然子。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，杯酒相樂就，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，悉記錄之。曾不五、六年，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。豈予賦分單薄，善於招殃致凶，所與遊者皆為所延及邪？不然，何奪吾薖然子之遽也？

蘧然子諱滋，字濟甫，姓趙氏，本出馮翊。其大父天會，貞元間來，為汴梁戶籍判官，卒官下，妻子不能歸，遂為汴人。父諱青，字漢卿。蘧然子三男：長某，次某，兵亂中所失，小子尚幼。二女：次即孟卿所娶者。蘧然子春秋五十有九，以病終，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。庚子歲除日，予實銘之。其銘曰：

積之之深，守之之堅，傳人之所不傳，兼人之所獨專。自拔泥塗，如蛻而仙。文以表之，慰彼下泉。顧雖愛我，豈以一言而敢私焉？

蘇彥遠墓銘

彥遠諱車，姓蘇氏，世為真定人，彥遠其字也。高祖，中大夫、通判成都府。子贇，以父蔭補官，中遭大亂，不能歸。贇，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。祖仲文，胡內翰礪榜登科，終於朝奉大夫、潞州黎城令。父世倫，以蔭補官宣武將軍、宿州靈壁主簿。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。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、監平輿陽步店商酒，再監曲陽之龍泉，俱以課最聞。升真定酒使司監，羨及百分。

貞祐二年八月朔，當滿替，明日，府官吏以兵至棄城，而彥遠守職如故。事定，以羨餘進四階，城守三階，循資一階，授歸德下邑主簿。未赴，丁太夫人王氏憂，服除，新制行，當再歷諸司，授蔡州稅務使。羨及二分有奇，擢衛州獲嘉縣令。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，除蔡州觀察判官，留為豐衍東庫副使，官鎮國上將軍。北渡之後，閑居州里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，春秋六十有四，終於家。後三日，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。

先娶馬氏，前卒。再娶鄧氏。子一人，名慶，藍田尉，官宣武將軍，年三十二，歿於王事。弟，信武將軍、陳州項城主簿，卒。猶子四人：德謙、德普、德恒、德履。

彥遠資稟仁厚，自幼重惜物命，有不忍之愛。及登仕版，喜於結納，周急繼困，不為明日計。力或未足，亦強勉為之，故人人得其歡心。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，亦皆稱道之。

予識之汴梁。汴梁破，見於夏津、於鎮陽，凡二十年，每歎其安貧自樂，不肯一傍時貴之門，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，而或者乃以任子概之可乎？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，曰常先生仲明，而彥遠其一也。仲明之沒，予既表其墓矣，若彥遠者，可獨使之隨世磨

滅與？乃作銘，授其弟彥和，使刻之。銘曰：

其應物也圜，其立節也堅。有來千金，散而浮煙。雖遊道日廣，而所得皆賢。幅巾來歸，一室磬懸。州裏督郵，漠然少年。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，寧就陶生而乞憐？貪夫徇財，誇士死權。河朔諸豪，角逐相先。萬物並流而金石止，信賢否之天淵。趙郡之蘇，族世蟬嫣。南渡崩奔，混為齊編。蓋君以宗起，而名氏待君而傳。我為銘詩，表君之阡。百世而下，有考於鄉人之傳信者，尚有警言焉。

盧太醫墓誌銘

盧尚藥諱昶，世家霸州文安，今為大名人。以方伎有名河朔。政和二年，補太醫奉御，被旨校正《和劑局方》，刪補治法，累遷尚藥局使。自幼傳家學，課誦勤讀，老不知倦。岐黃雷扁而下，其書數百家，其說累數百萬言，閎衍浩博，纖悉碎雜，無不通究，而於孫氏《千金》尤致力焉，故其診治之驗，頗能似之。春秋雖高，神觀精明，望之知為有道之士。年壽八十有七，自克死期，留頌坐逝。著《醫鏡》五十篇，《傷寒片玉集》三卷。今其書故在。

方伎之外，復達治心養性之妙，如云：「人生天地中，一動一息，皆合陰陽自然之數，即非漠然無關涉者，所為善惡，宜有神明照察之。」又曰：「人為陽善，人自報之；人為陰善，鬼神報之。人為陽惡，人自治之；人為陰惡，鬼神治之。」又曰：「養氣莫若息心，養身莫若戒慎。」又曰：「冥心一觀，勝負俱捐。」此雖前賢所已道，至於表而出之，既已治己，又以及人，非仁者之用心乎？其康寧壽考，五福俱備，非偶然也。

昶與予有姻戚之舊，因其子孫歸葬，書以貽之，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久，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。銘曰：

岐黃聖學，炳如日星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惟尚藥公，有得《內經》。探病之源，起死而生。為醫作鏡，底裏洞明。道風既扇，取重漢庭。陽報遝來，壽考康寧。翛然坐逝，歸神太清。大河安流，扶衛厥靈。扁鵲湯陰，實魏大名。遙遙華胄，復起魏京。古今世業，前後家聲。遺書具在，永為世程。

張遵古墓碣銘

南宮張伯全，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槁殯祔於縣西南張平裏之先塋。伯全雅從予遊，因以碣銘為請曰：「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，居南宮，以醫為業者八世矣。先人資稟仁恕，切於利生，貧家來謁，率欣然為診治，或資之糜粥之費，不特不責報謝而已。州里醫流，無慮百輩。先人之學，號為該洽，恂恂退讓，不自衒鬻。文士過門，接其餘論，以自裨益，故時譽獨著。先人歿於大安庚午，不肖孤才二十許耳，遭罹兵亂，轉徙南北，僅有歸顧之望。今當勉卒大事，勒銘墓道，誠得吾子論次，使不隨世磨滅，瞑目不恨矣。」

伯全往在鄜城，洎麻徵君知幾、張尚醫子和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，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，用力為甚博。嘗謂人言：「不肖於世業，不敢不勉，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，則死不敢也。」予謂伯全斯言，可以考見其先人平生矣。乃為之銘。伯全之先人諱師文，字遵古，年六十，終於家。其銘曰：

茫茫之原，累累之阡，行人而歸，何千萬年？有子而傳，孰不欲揚其先？今君獨然，修德則人，而死而不亡則天，吾是以知其人之賢。

張君墓誌銘

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，謂好問言：「澄不天，生四歲，先君捐館舍。愚幼，藐然不克當大事，至有旌紀寂寥之歎。二十年之間，蒙賴先德，得俎豆於士夫之末。念欲追誌墓穴，以俟百世，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，不肖孤死不朽矣。」好問不敏，然以不腆之文，得幸於仲經，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，其可辭哉？乃述而銘之。

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，國朝並烏若，遷之隆安，以世官統之。至公之考黃縣府君，諱某，字某，正隆間官洺水，遂為洺水人。公即黃縣之仲子也，諱某，字子厚。資穎悟，略通經史，工書翰，醫學亦過人。黃縣初令欒城，召趙雋德新授館，德新名士，仕亦達，公與兄瘦味道從之學。德新愛公，有「千里駒」之目。年十七，黃縣下世。太夫人吳氏，出介休衣冠家，治家嚴肅，人莫敢犯，知公有成人之量，即以家事付之。

公內事母兄，外睦宗族，鄉人稱焉。凡有新衣，必先其兄之子，貨財不以入其室，御童僕有恩信，不妄笞罵，而人人敬畏之。味道娶婦不諧，日致惡語，嘗欲絕之，公辭釋百至，味道為感動，乃歎曰：「負此嫗易，而違吾賢弟難。」嫂用是得不棄。太夫人疾病，公盛暑不解帶，藥必嘗而後進。及居喪，以孝聞。明昌初，歲艱，以饑死者十室而五，公日設糜粥，以贍旁近，病者親詣護之，賴以全活者甚眾。及公沒，人多為感泣。公以

承安四年八月某日，春秋三十有五，終於洺州之寓居，葬城安呂彪，從太夫人之塋。

娶束鹿劉氏，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溫之女。子男三人：長曰文，次曰慶，皆早卒，仲經其季也。女二人：長適成安溫氏，次適雲中谷氏。

公嘗用黃縣蔭，仕為監博平酒稅，然非其好也。嘗謂：「士之有立於世，必藉國家教育、父兄淵源、師友講習，三者備，然後可。」杜牧之論唐舜以來，下迨列國之賢大夫，皆出於公侯之世，傳記所載，有不可誣者。承安、泰和間，文治燔然勃興，士生於其時，蒙被其父兄之業，由子弟之學，而為名卿材大夫者，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，要不必盡為公卿大夫，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。古有之：「力田不如逢年，仕宦不如遇合。」又曰：「秖繫其逢，不繫巧愚。」如公者皆是也。今仲經學精而行修，聲光爛然，高出時輩，隆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。推究源委，公可以無恨矣。銘曰：

履潔修體，柔嘉內美，充福不遐。哀哀蒼天，孰使然耶？天耶人耶？其父母耶？從容以思，其得之耶？茁其芽，鬱其華，其實孔多。父播而子獲，穰穰滿家。故曰其源濫觴，其流江河。淵兮其未涯，不有以浚之，某未奈何？然則古所謂「不於其躬，必於其子孫」者，尚信然耶！尚信然耶！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